

# 以學生事務的角度

## 觀察博雅教育的實踐

溫振源\*

### 一、大學理念、通識課程、博雅教育

大學目的之一在培養人才殆為不爭之論。雖然培養什麼人才常因國家、文化，時代之別而有異。如十九世紀的牛津劍橋旨在培育文化型的士紳階級與行政人才、美國的博雅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在培育民主社會之公民、蘇聯的大學則在訓練技術人才等不一而定。<sup>1</sup>但從大學的發展史來看，知識的累積越來越豐富，科類越來越繁雜，遂造成了學術的專門化而失去了知識的整合性與有機性。德國哲人雅士培（K. Jasper）認為「了解事務的整合性是人類求知慾的鑰匙」，但知識的發展卻不能不靠分工，知識的深度不能不依賴學術的專精，因此在專精與博通之間如何平衡、在知識學上如何建立如雅士培所說之「有機整體」實非易事。由於知識強大的實用性格，一枝獨秀而忽略了德性的培養，致培育人才越來越重職業之專才。而在

---

\*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長。

<sup>1</sup>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臺北：時報文化，1983年）。

工業化的社會中、知識經濟的時代，高等教育已被看做是一種「人才投資」，大學更成為「知識工廠」，旨在為符合經濟發展中的人力配置。

美國教育哲學家赫欽士（R. Hutchins）早已反省到此一教育危機，他認為大學教育之目的不在訓練人力，而在培育「人之獨立性」(manhood)。知識的發展至此除了在博與精之間求平衡外又多了科技與人文之對立，遂造成了當時社會分工細化與知識爆炸的趨勢，此一趨勢形成經驗的分殊化與知識的專門化，以致個人在生活中無法有效整合經驗，更難形成統合的判斷。這種情形即使在現今科學和人文學科亦復如此，遂造成各領域的專家在橫向溝通上的困難。而就縱向的切分而言，也無法對這些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彼此的關係加以認識。因此知識的發展在橫向和縱向的部份形成斷裂和破碎的現象，在學術上更難形成整合的判斷；而當前社會中擔任決策領導的菁英人士又都是在這種訓練下被培養出來的，加上社會制度本身分工愈細，愈使社會整體邁向破碎化。<sup>2</sup>

為了克服上述的困境，哈佛大學早在一九四六年便出版了《哈佛委員會報告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分別從心靈之品質與知識之形成界定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並將博雅教育的目標與通識教育視為等同。1977年哈佛的「核心課程工作小組」又出版了一份通識教育的報告書，倡議形鑄共同經驗的核心課程。臺灣至1983年金耀基先生之《大學之理念》出版後各界對大學教育做了深層的反省與思考。本校亦從1995年一

---

<sup>2</sup> 沈清松：《高等教育與哲學的關係：我國模式的探討》（臺北：淡江大學教育研究中心，1989年）。

月起每年舉辦兩次以「大學理念與實踐」為主題的教育研習營；其目的即在整合大學教育博通與專精的平衡、人文與科技的對立、知識與品德的分殊。在這一連串的研討中，對於通識教育及博雅教育的重要性，獲得了一致的共識，並確定了通識教育的四個領域：文學與藝術、歷史與比較文化、社會與哲學分析、應用科學。其中心之內涵即「建立人的主體性的教育」，<sup>3</sup>因此我們可以說通識教育即是根據一個現代人的基本需要而尋求一套基本而必需的課程，然後通過受教育者個人的消化體會而統一，也就是說，知識透過人來統一，而不是通過學來統一。<sup>4</sup>因此「通識教育」與「博雅教育」在這裡是怎麼合而為一。在教育界常常把「通識教育」與「博雅教育」混為一談。二者實則在目的上是不同的，「博雅教育」是相對於職業式實用教育而言，其目的在培養「統一的人格」(unified personality)；而通識教育是相對於專業教育而言，其目的是達到「統一知識」；當然二者之內涵及「統一」之精神是有相通之處的。至此通識教育是知識與知識的結合，而博雅教育是知識與人的結合。

## 二、博雅教育理念的實踐

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直譯是「自由人教育」最早是來自古希臘的觀點。英國牛津的教育家李維斯東 (R. Livingstone) 就以為「自由人教育的理念」具有永恆的價值。

---

<sup>3</sup> 黃俊傑：〈當前大學通識之實踐及其展望〉，1996年。

<sup>4</sup>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

但牛津、劍橋二大學之「博雅教育」的定義是：一種適合紳士的教育。以現代的角度來看博雅教育就是幫助一個人在主體意識上的自覺過程，它的中心價值應該是在培養獨立的判斷，選擇重要價值（如美、正直、公正、容忍、理性、自由、民主）而愛之、好之、樂之、堅持之精神。這不但在政治的意識上做自由人（反極權主義），在知識意義上做自由人（反教條主義）並且在文化意義上做個自由人（反科學主義但相信科學及理性）之不可或缺的教育。假如我們同意博雅教育的意義，則現代社會越來越趨向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使人工具化、物化）越來越趨向抽象冷情（impassionalism）（使人與世界疏離），則我們不需要這種博雅教育的抗制。根本的說，真正的博雅教育在肯定人文的價值，在擺正人在宇宙為物中心的位序。<sup>5</sup>因此，我們可以說博雅教育的理念是現代大學教育的生命。

博雅教育的理念實踐並非在講堂上上幾門課、讀幾本書、做一做筆記、考考試就可以完成，它必須牽涉到整體人文環境的建立及師生共同的參與。而在這方面學務工作必須擔負一些角色及功能，新世紀的學務工作應重新定位出發，成為博雅教育的一環。學務工作的理念是「培養一個大學生對人類之知識文化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自己民族的學術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賞把握。同時，應該養成一種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一種對真理、對善、美等價值之執著的心靈」，<sup>6</sup>在這方面與博雅教育的理念是相通的。大學生不是中學生，大學對他不再有也不應提供褓姆式的照顧，他應該自我尋求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目標。

---

<sup>5</sup> 同註4。

<sup>6</sup> 同註4。

在最後的意義上來說，人之成長（包括自我形象與自我認同之形成）要靠自己，人不能永遠沒有孤獨的時刻，人需要孤獨以創造思想、體認人生，但人之成長需要靠頭腦與頭腦、心靈與心靈間相遇之對話。一個校園之可貴就在於許多優異的頭腦、許多真誠的心靈可以不期而遇的對話，就在這種不經心的、習以為常的師生、同儕接觸下，假如年輕人能夠對偉大的價值有所體悟，有所執著，那麼他的優異品性就在不知不覺中發展出來了。

懷海德（A. Whitehead）曾說：「除開對偉大的事物有自然的洞察力（habitual visual of greatness）之外道德教育是無可能的。」這種人類「善」之本質的流露，祇有靠偉大的心靈觸及到人類心靈的深處才可能誘發出來，而不是心理學的「學習理論」、「發展理論」及「道德教條」可望其項背的。校園內的一花一草、一幢建築、一口鐘如有精妙的安排和四周景物的變化，若非麻木不仁的人是不會不產生感應的。一首詩、一段雋永的對話、一段音樂、一幅畫都能引發內心的喜悅，見面時的一個微笑、一個眼神就溝通了彼此心靈的關懷，這種人文環境、這種物的環境能令人的氣質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偉大的心靈就在此涵蘊中產生。誠如邱白勒（E. Trueblood）所言：「我們要有責任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獲得整個生命的最大可能快速成長的情境」，當然這種情境需要全體師生共同參與創造。順著這個理念下來，要把這些難於描寫的學術氣氛陶鑄成形，幾乎是不可能，因為它是在安寧悠閒的環境下，日積月累、一點一滴累砌而成。但是我們只要能把握一些原則重點，確定方向，一步一步的走還是有希望的。

### 三、學務工作為博雅教育的一環

博雅教育理念的實踐，除了在課堂上心智的啓發外，如何建立一個以人文價值為中心的雅質環境，厥為成功與否的關鍵，而這個環境是以自由、自主的精神及三個支柱形構而成：

(一)「知識的誠篤」(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指對知識追求的真誠不欺，這種品德是大學教師與大學生不可或缺的專業的基本責任，也可以說是建立這個環境的道德支柱。

(二) 建立一個以人為終極目的的社會：即康德所謂的「ends of kingdom」，人不能化約為手段、人不能化約為功能，每一個人都是終極的目的，人就是人，這個信念很難做到，但人的尊貴性即在此。這可以避免巨型組織科層化的危機，這就是人文支柱。

(三) 理性是所有事務運作的規則：這是理性的支柱，至此博雅教育變得更完整。

其具體作法有三：

#### (一) 環境教育——將大學視為內含三層領域的社會

1. 學術領域學習環境：包含教學、研究，以追求真理為其目的，以學術權威為其運作邏輯，以典範教育思想為主，所有項目的規劃、師資的篩選，學生學習的態度，評估制度是否精確等決定研究及學習的效率。而學校硬體設施舉凡一草一木、一桌一椅的設計安排都合於教育的理念。

2. 學人社區：這個領域包括教授社群、職員團體、學生自治團體、學生舍區。這個領域每個成員扮演知識公民的角色，有一套民主的機制及遊戲規則來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公共政策，建立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以民主法治的運作邏輯建立一個以正義為基礎的典範社會。讓不同社群的成員探討不同問題，讓不同的腦袋在此激盪，不同的心靈在此相會。經由活動的設計，增加不同社區之交流與互動，讓年輕學子的熱情理想與教授群的成熟睿智相互激盪，同儕同事的互動、不同學術領域的交流必能產生創造性的文化。

3. 人文知識社會的建立：由校園內各社群，不斷的交流與互動及民主機制的運作，容易產生共識，由共識產生同化，由同化作用產生對校園的認同與歸屬，最後建立了一個以真誠、人文、理性為基礎的社會，由於成員都是知識人，因此其自主性強，不論在結構點或功能上，必然要領導外面的大社會，而成為國家社會的價值核心。因此，以學務工作來觀察，大學作為一個知識性社會的教育環境而言，其對學生品德的培養、氣質的涵蘊、群己責分、人格發展、自我形塑的功能是不言自明的。

## (二) 導師制度

導師制度是中國傳統教育的特色，即所謂的經師與人師，中國傳統的教育以德性的培養為主，即「君子」教育與「成聖」教育，而教育的方法即以修習經傳、反觀內省、生活實踐為主，而以人師的人格感召為重，即「君子所過者風，所存者神，能使頑者廉，懦者立」。以身教代替言教，近代西方哲人布勃（M. Buber）對教育的看法與中國比較相契，他說：「真正配稱教育

的，主要的是品性教育（education of character）」，而如何協助年輕人養成其品性則是教育者最大之任務，無可置疑的，品性教育之成功不能靠說教而須靠身教，這只有在一個心靈與一個心靈真誠相遇時，才能彼此發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師對學生最有益的幫助，不在抽象的無關痛癢的說理，而在如何與已相關的提出他的感受和判斷。布勃說：「籠統地口授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是他的責任，他的責任是回答具體的問題，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問題，這我說過，只有在信賴的氣氛下才能發生」。因此導師制應是博雅教育中最重要，尤其是導師與學生一對一，面對面真情流露的時候，學生才會感受到關懷，雙方的信賴才會發生，這才是導師制的精髓所在，也是建立校園倫理的基礎。站在學務工作的立場，這兩年積極研擬新的導師制度，無非是使導師制更為可行，使導師與學生的互動更為良好，更為頻繁，也擬妥優良導師獎勵辦法，鼓勵導師參與輔導，此刻正考慮建立宿舍導師制度，將來學務工作必將花費更多的經費、人力投注在此制度上。

導師制的成效關鍵還是在導師本身願不願意投入，肯不肯真心的付出。在現行以「研究」為導向的校園環境中，「教學」之價值已漸被忽視，更遑論「導師」的價值。教育是良心事業，校園目前最重要的是喚醒教師對教育責任的自覺。因為這份責任是校園中沒人可取代的。

### （三）學務工作的理念及角色功能的更新——專業的輔導

基本上博雅教育的精神與學務工作的理念是一致的，通識課程的目的在於理念的傳授，經由學生內觀的過程、行為的實踐、經驗的反省、環境的塑造，方能達成博雅教育的目標，而

後一段學習的過程卻與學務工作息息相關。現行學務工作的性質基於其角色功能，只能執行一些行政業務，無法積極參與教育的任務，大學教育的主體仍然是教師；然而教師們忙於研究，往往沒有時間及能力去解決同學的問題，致疏忽了教育的責任，再加上學生問題日漸複雜，因此誰去關心這群大學校園中的孩子，至為重要。

有鑑於此，學務工作益形重要，並應亟思突破傳統的角色，積極的參與教育的工作。新的學務理念是以學生為主體的輔導理念，學務工作同仁應以專業輔導者的角色幫助學生學習、發展，鼓勵學生參與校園事務，幫助他們自我實現和生涯規劃等。目前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全面性大量的晤談（已從住宿生、僑外生開始），大量作意見調查，以瞭解現在同學的狀況、知道他們的需求，發掘問題，尋求制度面的解決。由於博雅教育的實施晤談需要深厚的人文學養、溝通需要諮商輔導專業的訓練、意見調查的分析統計及解釋需要專業的基礎、而問題的解決更需要以學理作基礎的專業研究，因此學務工作專業化、學術化極其重要，學務工作同仁的在職教育訓練，亦是未來面臨的重要課題。當然未來學務工作的提昇與發展，關鍵還是在於教師及學務工作同仁其責任的自覺及愛心的付出。

#### 四、結論

大學教育的發展是國家建設的先行指標，現在有什麼樣的

大學將來就有什麼樣的國家。大學是國家、社會的中心結構是無可置疑的，而我國自古尊重「讀書人」的傳統，也賦予大學重要的使命及崇高的地位！但在今日政經環境下，國家的政府部門竟視大學為官僚體系之一環，校長動輒遭記過、受辱，嚴重破壞歷史傳統、踐踏學術殿堂，長遠觀之是國家的不幸，政府部門應深自反省。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雖彰顯了知識的工具性格，但顯然也貶抑了知識的文化價值及理想性格。這在以「經濟建設為國家發展的主軸」的國家發展策略亦應深自惕勵。在國家資源的分配過程中理想的性格多一點，眼光放遠一點，急功近利的性格少一點，使大學教育能有充足的資源健全發展，而無須在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變形扭曲，喪失其自主性；大學內部相應於外在的制約，也失去均衡的發展。

「研究」與「教育」本是大學中並重的功能，大學為求爭取更多資源，必須在可精確評估的項目上增加其競爭力，必須展現知識的「工具性格」，而知識的研究的確具備這些條件。人才的教育是百年大計，不易評估，難於彰顯其成效，因此導致「研究」重於「教學」的失衡現象，「教」的功能——教學已漸不受重視，而「育」的功能——即學務工作，將更形邊緣化（預算分配少得可憐），這種教育失衡的現象，在大學內部亦應反省。大學不論在社會、文化、經濟上皆居於領導地位，在一個健全的社會發展有其結構上的必然性，在人類文明史的趨勢上亦有其必然性。大學中的成員應有此自覺與承擔，我們的工作才有價值。